

<<围城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围城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16751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16753

出版时间：2002-5

出版时间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：钱钟书

页数：40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围城>>

前言

《围城》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，一九四八年再版，一九四九年三版，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。偶然碰见它的新版，那都是香港的“盗印”本。

没有看到台湾的“盗印”本，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。

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，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。

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，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。

现在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，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，我感到意外和忻幸。

我写完《围城》，就对它不很满意。

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，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，命名《百合心》，也脱胎于法文成语（Le coeur d'artichaut），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。

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。

一九四九年夏天，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，手忙脚乱中，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。

兴致大扫，一直没有再鼓起来，倒也从此省心省事。

年复一年，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，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--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，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，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。

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，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；不用说有些例外，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，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，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。

事隔三十余年，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。

就是追忆清楚了，也还算不得数，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，要不然，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，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“后四十回”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抵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。

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：假如《百合心》写得成，它会比《围城》好一点。

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；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，不但想象它酸，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。

这部书初版时的校读很草率，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，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。

我乘重印的机会，校看一遍，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。

《序》里删去一节，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。

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·凯利（Jeanne Kelly）女士和茅国权（Nathan K, Mao）先生的英译本里，那一节已省去了。

一九八二年二月 这本书第二次印刷，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。

两次印刷中，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和艺术上的帮助，特此志谢。

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，修订了一些文字。

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，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（Monika Motsch）博士发觉的。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为了塞尔望·许来伯（Sylvie Servan-Sehreiber）女士的法语译本，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处错漏，也修改了几处词句。

恰好这本书又要第四次印刷，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。

苏联索洛金（V, Sorokin）先生去年提醒我，他的俄译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，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。

一九八五年六月

<<围城>>

内容概要

在《钱钟书集：围城》里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、某一类人物。写这类人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，只是人类，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。角色当然是虚构的，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杨会、放弃附会的权利的。

《钱钟书集：围城》整整写了两年。

两年里忧世伤生，屡想中止。

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，替我挡了许多事，省出时间来，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。

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。

不过，近来觉得献书也像“致身于国”、“还政于民”等等佳话，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，名说交付出去，其实只仿佛魔术师玩的飞刀，放手而并没有脱手。

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，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。

大不了一本书，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，因此罢了。

<<围城>>

作者简介

钱钟书（1910.11.21-1998年12月19日）字默存，号槐聚。
江苏无锡人。
1935年与杨绛结婚，同赴英国留学。
1941年回家探亲时，因沦陷而羁居上海，写了长篇小说《围城》和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。
建国后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。

<<围城>>

书籍目录

重印前记序围城附录记钱锺书与《围城》 杨绛

章节摘录

红海早过了，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，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，侵占去大部分的夜。夜仿佛纸浸了油，变成半透明体；它给太阳拥抱住了，分不出身来，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，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。

到红消醉醒，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，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，又是一天开始。

这是七月下旬，合中国旧历的三伏，一年最热的时候。

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，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，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[一九三七年]。

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（Vicomte de Bragelonne）正向中国开来。

早晨八点多钟，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，但已坐立满了人，法国人、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、印度人、安南人，不用说还有中国人。

海风里早含着燥热，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，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，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。

毕竟是清晨，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，烘懒，说话做事都很起劲。

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，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。

俾斯麦曾说过，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，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；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，居然传情达意，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，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。

这女人的漂亮丈夫，在旁顾而乐之，因为他几天来，香烟、啤酒、柠檬水沾光了不少。

红海已过，不怕热极引火，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、纸片、瓶塞之外，香烟头定又遍处皆是。

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，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，但是他们的做事，无不混乱、肮脏、喧哗，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。

这船，倚仗人的机巧，载满人的扰攘，寄满人的希望，热闹地行着，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，还给那无情、无尽、无际的大海。

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也比从前减少了，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，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。

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，心里怪他太浮太慢。

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她，恨自己心肠太软，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。

他每到苏家一次，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，话又多说了。

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“道义上的懦夫”，只怕唐小姐会看破了自己品格上的大弱点。

一个星期六下午他请唐小姐喝了茶回家，看见桌子上赵辛楣明天请吃晚饭的帖子，大起惊慌，想这也许是他的订婚喜酒，那就糟了，苏小姐更要爱情专注在自己身上了。

苏小姐打电话来问他收到请帖没有，说辛楣托她转邀，还叫他明天上午去谈谈。

明天苏小姐见了面，说辛楣请他务必光临，大家叙叙，别无用意。

他本想说辛楣怎会请到自己，这话在嘴边又缩回去了；他现在不愿再提起辛楣对自己的仇视，怕又加深苏小姐的误解。

他改口问有没有旁的客人。

苏小姐说，听说还有两个辛楣的朋友。

鸿渐道：“小胖子大诗人曹元朗是不是也请在里面？”

有他，菜可以省一点；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的脸，人就饱了。

“不会有他罢。”

辛楣不认识他，我知道辛楣跟你一对小心眼儿，见了他又要打架，我这儿可不是战场，所以我不让他们两人碰头。

元朗这人顶有意思的，你全是偏见，你的心我想也偏在夹肢窝里。

自从那一次后，我也不让你和元朗见面，免得冲突。

“鸿渐本想说：‘其实全没有关系。’”

“可是在苏小姐抚爱的眼光下，这话不能出口。”

<<围城>>

同时知道到苏家来朝参的又添了个曹元朗，心放了许多。

苏小姐忽然问道：“你看赵辛楣这人怎么样？”

“他本领比我大，仪表也很神气，将来一定得意。”

我看他倒是个理想的——呃——人。

“鸿渐曾经恶意地对柔嘉说：“你姑母爱狗胜于爱你。”

“柔嘉道：“别胡闹！”

“——又加上一句毫无意义的话——”她就是这个脾气。

“鸿渐道：“她这样喜欢和狗做伴侣，表示她不配跟人在一起。”

“柔嘉瞪眼道：“我看狗有时比人都好，至少Bobby比你好，它倒很有情义的，不乱咬人。碰见你这种人，是该咬。”

“鸿渐道：“你将来准像你姑母，也会养条狗。”

唉，像我这个倒霉人，倒应该养条狗。

亲戚瞧不起，朋友没有，太太——呃——太太容易生气不理人，有条狗对我摇摇尾巴，总算世界上还有件东西比我都低，要讨我的好。

你那位姑母在厂里有男女职工趋奉她，在家里旁人不用说，就是侄女儿对她多少千依百顺！

她应当满意了，还要养条走狗对她摇头摆尾！

可见一个人受马屁的容量，是没有底的。

“柔嘉管制住自己的声音道：“请你少说一句，好不好？”

不能有三天安静的，刚要好了不多几天，又来无事寻事了。”

“鸿渐扯淡笑道：“好凶！”

好凶！

“鸿渐为哈巴狗而发的感慨，一半是真的。”

正像他去年懊悔到内地，他现在懊悔听了柔嘉的话回上海。

在小乡镇时，他怕人家倾轧，到了大都市，他又恨人家冷淡，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。

就是条微生虫，也沾沾自喜，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。

拥挤里的孤寂，热闹里的凄凉，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，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。

这一的上海和去年大不相同了。

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，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地放肆。

后来跟中国“并肩作战”的英美两国，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；中既然不中，立也根本立不住，结果这“中立”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，此外全让给日本人。

“约翰牛”（John Bull）一味吹牛；“山姆大叔”（Uncle Sam）原来只是冰山

（Uncle Sham），不是泰山；至于“法兰西雄鸡”（Gallic cock）呢，它确有雄鸡的本能——迎着东方引吭长啼，只可惜把太阳旗误认为真的太阳。

美国一船船的废铁运到日本，英国在考虑封锁滇缅公路，法国虽然还没切断滇越边境，已扣留了一批中国的军火。

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，又像得道成仙，平地飞升。

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，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子和旅馆挂牌客满。

铜元镍币全搜刮完了，邮票有了新用处，暂作辅币，可惜人不能当信寄，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。

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，露出原始的狠毒。

廉耻并不廉，许多人维持它不起。

发国难财和破国难产的人同时增加，各不相犯：因为穷人只在大街闹市行乞，不会到财主的幽静住宅区去；只会跟着步行的人要钱，财主坐的流线型汽车是跟不上的。

贫民区逐渐蔓延，像市容上生的一块癣，政治性的恐怖事件，几乎天天发生，有志之士被压迫得慢慢像西洋大都市的交通路线，向地下发展，地底下原有的那些阴毒暧昧的人形爬虫，攀附了他们自增身价。

鼓吹“中日和平”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志名单，而这些“和奸”往往同时在另外的报纸上声明“不问政治”。

鼓吹“中日和平”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志名单，而这些“和奸”往往同时在另外的报纸上声明“不问政治”。

<<围城>>

鸿渐回家第五天，就上华美新闻社拜见总编辑，辛楣在香港早通信替他约定了。他不愿找丈人做引导，一个人到报馆所在的大楼。报馆在三层，电梯外面挂的牌子写明到四楼才停。他虽然知道唐人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好诗，并没有乘电梯，走完两层楼早已气馁心怯，希望楼梯多添几级，可以拖延些时间。推进弹簧门，一排长柜台把馆内人跟馆外人隔开；假使这柜台上装置铜栏，光景就跟银行、当铺、邮局无别。报馆分里外两大间，外间对门的写字桌畔，坐个年轻女人，翘起戴钻戒的无名指，在修染红指甲。有人推门进来，她头也不抬。在平时，鸿渐也许会诧异何以办公室里的人，指头上不染墨水而指甲上染红油，可是匆遽中无心及此，隔了柜脱帽问讯。她抬起头来，满脸庄严不可侵犯之色，仿佛前生吃了男人的亏，今生还蓄着戒心似的。她打量他一下，尖子红嘴唇向左一歪，又低头修指甲。鸿渐依照她嘴的指示，瞧见一个像火车站买票的小方洞，上写“传达”，忙去一看，里面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在理信。他唤起他注意道：“对不住，我要找总编辑王先生。”“那孩子只管理他的信，随口答道：“他没有来。”“他用最经济的口部肌肉运动说这四个字，恰够鸿渐听见而止，没多动一条神经，多用一丝声气。

鸿渐发慌得腿都软了，说：“噢，他怎么没有来！不会罢？请你进去瞧一瞧。”“那孩子做了两年的传达，老于世故，明白来客分两类：低声下气请求“对不住，请你如何如何”的小客人，粗声大气命令“小孩儿，这是我的片子，找某某”的大客人。今天这一位是属于前类的，自己这时候正忙，没工夫理他。鸿渐暗想，假使这事谋成了，准想办法开除这小鬼，再鼓勇说：“王先生约我这时候来的。”“那孩子听了这句话，才开口问那个女人道：“蒋小姐，王先生来了没有？”“她不耐烦摇头道：“谁知道他！”“那孩子叹口气，懒洋洋站起来，问 鸿渐要片子。鸿渐没有片子，只报了姓方。那孩子正要尽传达的责任，一个人走来，孩子顺便问道：“王先生来了没有？”“那人道：“好像没有来，今天没看见他，恐怕要到下午来了。”“孩子摊着两手，表示自己变不出王先生。鸿渐忽然望见丈人在远远靠窗的桌子上办公，像异乡落难遇见故知。立刻由丈人陪了进去，见到王先生，谈得很投机。王先生因为他第一次来，坚持要送他出柜台。那女人不修指甲了，忙着运用中文打字机呢，依然翘着戴钻戒的无名指。王先生教鸿渐上四层楼乘电梯下去，明天来办公也乘电梯到四层楼再下来，这样省走一层楼梯。鸿渐学了乖，甚为高兴，觉得已经是报馆老内行了。当夜写信给辛楣，感谢他介绍之思，附笔开玩笑说，据自己今天在传达处的经验，恐怕本报其他报道和消息都不会准确。

房子比职业更难找。满街是屋，可是轮不到他们住。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戴壳的蜗牛，随身带着宿舍。他们俩为找房子，心灰力竭，还赔上无谓的口舌。最后，靠遯翁的面子，在亲戚家里租到两间小房，没出小费。这亲戚一部分眷属要回乡去，因为方家的大宅子空着没被占领，愿意借住，遯翁提议，把这两间房作

<<围城>>

为交换条件。

这事一说就成，遯翁有理由向儿子媳妇表功。

儿子当然服帖，媳妇回娘家一说，孙太太道：“笑话！

他早该给你房子住了。

为什么鸿渐的弟妇好好的有房子住？

你嫁到方家去，方家就应该给你房子。

方家没有房子，害你们新婚夫妇拆散，他们对你不住，现在算找到两间房，有什么大了不得！

我常说，结婚不能太冒昧的，譬如这个人家里有没有住宅，就应该打听打听。

”幸而柔嘉不把这些话跟丈夫说，否则准有一场吵。

她发现鸿渐虽然很不喜欢他的家，决不让旁人对它有何批评。

为了买家具，两人也争执过。

鸿渐认为只要向老家里借些来用用，将就得过就算了。

柔嘉道地是个女人，对于自己管辖的领土比他看得重，要挣点家私。

鸿渐陪她上木器店，看见一张桌子就想买，柔嘉只问了价钱，把桌子周身内外看个仔细，记在心里。

要另外走好几家木器店，比较货色和价钱。

鸿渐不耐烦，一次以后，不再肯陪她，她也不要他陪，自去请教她的姑母。

⋯⋯

<<围城>>

编辑推荐

其他版本请见：《钱钟书集：围城人兽鬼》 人生是围城，婚姻是围城，冲进去了，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。

这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钱钟书撰写的“新《儒林外史》”，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，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。

他的深入骨髓的洞见、通达超脱的生存智慧足以让读者品评再三。

《钱钟书集：围城》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，人生的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均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体现。

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，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，以一书而定江山。

《钱钟书集：围城》是一本有趣的书。

郑重点说，是本睿智的书，因为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。

《围城》显示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是怎样看人生，又怎样用所有作家都必得使用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“观”和“感”的。

小说原来也是可以这样写的，小说家的高境界中也有这样一种。

可以说，《围城》的魅力是双重的：一是生活本身被作家展现出来的，一是作家展现自身的。

读了钱著，包括那些学术著作，尤其是读了这本《围城》，你会觉得自己周围的一切，包括自身，包括自己原来颇为热衷的一些东西，都增加了不小的喜剧色彩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